

编者按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,展现东源文化,繁荣东源文学创作,为时代立传、为人民书写、为东源发声,推动东源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,在东源县委、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,在东源县文联的指导下,由包丽芳、叶德水主编的《东源作家丛书》应运而生,即将付梓。现特选发部分序言或后记以飨读者。

诗歌里的万绿湖

■秀实

博尔赫斯说:“我的生命重心是文字的存在,在于把文字编织成诗歌的可能性。”文字得接连穿越好几个关隘方成为一首优秀的诗歌。这是成诗的一个过程。首先是“文字关”,诗人总不能欠缺最起码的语文修养。其次是“技法关”,这是判别诗与非诗的考验。诗歌是述说,如何述说攸关重要。诗人要通过日常语法(语法与修辞)而抵达文学,这当中便出现“分行”“陌生化”“张力”“排序”“定义”“意象”“象征”等一系列的技法处理。如果都没有,那便是纯粹依仗“分行”而成的新诗。分行,是新诗文本最基本的要素。再次是“生活关”。这是诗人与一首作品的距离,诗人与文字的距离。诗是技法的产品,还是生命的产品,两者截然有异,生命的介入让文字有了脉搏。最后一关是“悟关”。到了这里,便不容易说清楚,许多诗人终其一生,勤劳书写,都是在操弄文字把戏,而终不悟。这便是天赋,强求不得。

河源诗人黄贵美,笔名一荷。我喜欢“一荷”这个名字,饱含美学。这是道家“一生万物”的“一”,也是“孑然一身”的“一”。河源的历史极为悠久,拥有万绿湖(新丰江水库)这般融合了人工与自然的美景,可谓是一方福地。一荷的诗,即河源诗歌中的“万绿湖”:既拥有语言之技法,同时具有语言自然之美。诗集中明显书写万绿湖的共六篇:《万绿湖情结》《看万绿湖》《春游万绿湖》《忘忘》《故乡》《杜撰一个春天》。当中《万绿湖情结》最能代表这种书写:

词语有草木幽深的味道
长的短的像翻飞的白鹭
我不知道如何赞扬你激荡的水光
也不知道如何歌颂你浩渺的烟波
我宁做微风中的一叶扁舟
也愿做大雨中岸边低头的芭蕉
更愿隔着弱水千重为你
指尖如笔,写下万语
句句是你

一方湖水在诗人笔下,即诗兴的源头。诗人把诗拟作万绿湖,把诗歌组成的单位(词语、长的短的句子)看作湖里的草木与禽鸟,而自己即消融于其间。湖自有它的涯岸,词语自有它的边界,而词语的边界要比地理的边界更为辽阔。这即巴什拉等空间诗学所说的“空间呈现出叙事及时间的美学转向特征……是一种表现策略。”

怀抱之外,万绿湖于诗人自是别有寄意,“这个和风细雨的初见/便是我整个唐朝”“我折一枝烟柳沐雨插下/拢了拢思绪/把相思,环湖撒下”“思念很久远/相

见很短暂”“青溪溯涧泉水潺潺/耳朵都会孕出一座春山/和十里桃花”,这些饱蘸情怀的诗句,既是抒情,也是一种生存状况。当某个空间成了固定不易的存在,其意义便不止于曾经发生过的事情,出现于过往,而成了超越时空的存在,化为细微的状态,渗入诗人的诗作里。这是万绿湖之于一荷,其隐性的存在。在《故乡》里,诗人三次表白了对城市生活的不习惯:

这座城市老不下雨
我不习惯
这座城市高楼林立
我不习惯
这座城市霓虹不息
我不习惯

那个让购物单变成诗歌的美国诗人威廉斯(William Carlos Williams,1883年—1963年)认为,诗歌应从“当地”取材。他曾提出“不要有于观念,只在事物中”(no ideas but in things)的创作主张。一荷为诗,深明此道。其作品均与生活息息相关。题材自有大小之别,然题材却不能决定作品的优劣。这虽是常识,却也是许多艺术家包括诗人的误区。雕刻家罗丹的五个“加莱义民”会较孤单的“沉思者”更具艺术价值吗?诗圣杜甫的《北征》会较《秋兴八首》更具艺术价值吗?于诗人而言,只要有诚,即所谓题材并非栏栅,一枚海螺可以听见大海浩渺,一方邮票可以牵引百年历史。一荷的《老师的表达》是一位平凡教师的教学絮语,却折射出时代的影子:

红领巾,白球鞋,蓝校服
空气清新,纸鸢高飞,布谷欢叫
具体到一个人

比如三(3)班的小芳
齐刘海,长辫子,婴儿脸
她举起小手敬出标准的队礼

再比如五(1)班杨柳青
放学了,她一个人在丁香树下徘徊

只因为老师说过丁香暗喻老师的品质

我沉默地坐在窗前
欲把知识长河写在黑板上
一直写下去
作为一名教师,在专业培训与经验积累中,当然会有许多牢固不破的“观念”壁垒存在其间,然一荷让自己置身于学童中,亲切感受,才能写出如此清新脱俗之作。首节色调分明,语意坚定,十足老师的口吻,然“具体到一个人”便摆渡到诗歌语言里去。二节和三节指涉到真实的人物,由广角转为特写。两位学童,一重纪律,一爱学习。镌刻学生的名字,让诗句的荣誉真实地加诸学

童身上。末节自省,对自己作出毫不犹豫的肯定,传道授业解惑便如此一直下去。诗里出现的三个人物,堪比一幅色彩斑斓的校园生活图画,让人看到时代的安好与希望!故知题材并不在大小,关键是诗人在处理个人经验时,能否开敞闸门进入时代的“公共空间”里去。

把自己置身于空间里,最终也把自己置身于文字中,这是诗人一荷的诗歌特色。这是书写的角度。当然诗之技法不止一个路数,其穿越自然景物而写的爱情诗,即具“移情”的视角。如《一枝桃花》的“人群中我只对你看了一眼/就像整个春天/我只赠了你一枝桃花/不能再多/再多一枝/乍泄的春光就会争先恐后的钻出来/次第开放”。而《一首诗》的“我在一首诗里/写风,写花,写雪,写月/写山川,写冰棱,写星辰,写意象/心中所缺少的你爱我的那部分/都在字里行间中弥补”,更表明一种诗歌疗愈作用的可能性:所有对自然的书写,均投射了“你爱我”之应和。这首诗让我想起波斯国神秘主义诗人鲁米的《在对与错间》,两者容或“补阙”手法有所不同,然如同出一辙:

在对与错间有一片广袤的田野,
我将在那里等你。

Somewhere beyond right and wrong,
there is a vast field, I will meet you there.

一荷在《春天的药方》写对母亲的爱,有如此句子:“您记得土地长出的每一种草木/却唯独不认识我。”淡泊的文字背后是浓厚的哀伤。确实,一荷的诗遍植花草树木,可谓葳蕤繁盛,恍若一座花园的文字。匆匆拈来,凡二十种之谱:樱花、梅花、桃花、山茶、藤萝、金樱子、菊花、太阳花、茉莉、杜鹃花、银杏、枫、桂树、芦苇、紫薇、艾草、凤凰树、酢浆草、鸢尾花、葱兰、蓝楹花、茼蒿、铜钱草、桐花、豆角藤、杜英花、蔷薇……孔子评《诗经》,有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”句,被认为是诗歌知识性的教化功能,但进一步看,我们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,对自然产生了情,进而达致人与自然的共融相依的境界。读一荷诗,既识四时花草,也赏自然之美,并受之潜移默化。知识与品格并存,完全反映出诗人一荷精神上崇高的教师本质。

最近,我为一本新时代的诗选集题词:“写诗,只能仗赖于语言,最终回归于一种独处的方式。”诗人一荷独处,是“人和”的优势;河源有万绿湖,是“地利”的优势;如今一荷把握“天时”的优势,出版诗集《南风儿静静地吹啊吹》,可予厚望自是必然。

种烟雨,种垂柳
看一看江南女子撑着油纸伞
走过深深花巷
那笑容深,梨涡浅
着天青色的长裙的模样
被我心心念的江南
泼了一身的水墨

喜欢左拉的诗

■陈振昌

认识左拉时间不长,一两年光景。我们是老乡。因为机缘未到,也许有过“擦肩”,但都“而过”了。感谢东源作协设立了“广东省小小创作基地”,我们得以有了缘分,这不,不但认识了,而且我现在在读她的诗呢。

白桂花为什么把网名、笔名叫作左拉?左拉可是男性,不方便问,只能猜测:美女爱英雄呗。“生当作人杰,死亦为鬼雄。至今思项羽,不肯过江东。”很是赞赏李清照,爱英雄爱得毫不含糊,在世俗者的眼光里,项羽是个失败者,但她不以成败论英雄,义无反顾。对照当下的社会现实,该羞煞多少“成王败寇”的小男人。

左拉的诗,有意思。读了几首,一个感受在脑际冒出:这个左拉是读过不少新诗的,不然,不会这样组词造句。有了这个闪念,我不敢怠慢,认真读了起来。读着读着心境就有了欢喜。《流光》想象很奇特,但自然,贴近生活。“把生命冰结/在悄然而至的/某一个时刻”“用双手/丈量生命的刻度/在决意要来/不顾困顿和险阻”“所有的沉默/随无边的落日隐去/伴稀薄的晨光而行”“之后收获的是生命的流光”。诗歌还把读者引入到一种

哲思的深沉中。《月夜》一样有奇特,想象自然,但意境与《流光》不同,她是把美归结在大自然的辽远壮阔上。不喧闹,用夜的静态美为画面平添了几分闲适。作者是万绿湖畔新港镇的一位干部,诗歌分明是在写万绿湖,但她不著一字,更不标明。观察得很细致入微,想象的画幅美感强烈。万绿湖是静谧的,“在青冥之云端/在镜微之湖面”“黑夜沉潜湖底/花朵隐藏在草地/影子在月色下/勾勒出一张笑脸/柔细或是粗犷的线条”。

左拉诗歌创作的奇特还表现在她的出其不意、别出心裁上。《桃花的秘密》就是很典型的一例。读了你会认同诗人缜密的心思,有趣的“拉扯”。“在时光的隧道里/在门前的小溪里/那里春风沉醉/那里芳草萋萋”“在流逝的岁月里/在老去的屋子里/那里春光明媚/那里蔓草葱葱”“我穿梭在久违的光阴/流连忘返/那灼灼年华/盛开的/是芳草簇锦的谜语?/是蔓草伸延的心事?”“还是那桃花离枝的秘密?”诗歌不吝笔墨,作了大量铺垫,只为桃红的命运“是芳草簇锦的谜语?是蔓草伸延的心事?还是那桃花离枝的秘密?”都说红颜薄命,落红遍地泪滴,不然,黛玉也不会荷锄葬

花,凄凄苦苦寂寂。这些追问,作者没说,任由读者想象思索。文学作品的铺垫,是一种写作技巧,常用在小说写作上。诗歌也可以通过这首诗,举一反三,讨论探索。《七个梦》也是属于这种类型的,至少想象、逻辑关联是同属一类的。取材不同,事物个性不同,表达的意境自然也就不同。贴切就好,生动为佳。彩虹七色,被想象为梦,七色七梦,各有千秋,如玩积木,又拆又合,时光在思绪的欢笑中溜达。

《流光》一共分9个小辑,共计74首,涉及的范围很宽广,可以说是纵横捭阖。作者是个热爱生活、爱思考的人。有些篇目,是敏感成章的;有些篇目,是思索拷问结硕果的。大都写得生活气息浓郁,有意境,有画面,有智慧,有哲思,可圈可点。限于时间和篇幅,我不再一一点评了。毕竟,文学批评不等于思想批评,思想批评是畅所欲言,知无不言,言无不尽,是对同志诚恳的帮助。文学批评却不能这样,你都把话说了说尽了,还让不让人家去思考去鉴赏?人家读者还读什么?你先人为主了,读你的序就够了,这不就是喧宾夺主吗?

在清晨早起的人

■左拉

有时念及一些过往的美好,母亲少不了打趣,说我总是只记好不记坏。好的固然应当被记住,人的一生,会有无数莫名的感动,我比较容易满足,哪怕是在清晨,目送微白的天色,好像我送走的是可以看得见的时光,我可以明白白白地感到它的存在,好像把它握在手里,然后轻轻放开,不执着于结果。

那一刻,我感受到的是美好的光阴,是花草树木在清晨慢慢醒来,是村庄的宁静在熟悉的乡音中开始变得一点一点热闹起来。我永远都不会忘记。

当然,少不了遇到磨难和挫折,甚至是很不好的事情,当时的我肯定是落魄的,或许还要度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出来。可是,过了很久以后,我再回过头去看很久以前的书,即便在当时是非常糟糕,我竟然会生出一丝感恩的情绪。

或许有很多人都不明白。面对曾经的伤痛,有的人会选择遗忘,有的人会选择与自己和解,有的人会选择释然。我没有去想那么多理由,只是当很久以后,我会对所有遇到的事心怀感恩,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。

感谢所有美好的相遇,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,平添鲜花与山川,给无尽的时光增加一份烂漫。感谢所有美丽的伤害,让我

们往后走的每一步,都更加懂得珍惜,哪怕是一个善意的微笑。

认识我的朋友知道我还在写诗,也会感慨:“为什么现在你还可以写诗?”也有朋友说:“你怎么能写出这样的诗?”为什么呢?有一句名言:生命以痛吻我,我要报之以歌。我一直相信,生命是上苍给予我们的馈赠,生命的每一天,都是珍贵的、不容错过的,生命的每一天,都会有温暖和爱。

我一直在感受着生命的春天与严寒,写诗是一件极其自然的事情。我没有刻意去追求,只是做着喜欢的事,过着喜欢的日子。当忙碌了一天,劳累了一天,当时间终于交给自己,夜或许已经深了。此时,天地万物都是寂寂无声的,我静静地坐下来,翻看一直想看的书,点开最近想听的歌,或写一写,一些句子。一本书,一支歌,一首诗,就可以过一个很惬意的夜晚。

很长一段时间,我都是在乡下度过的。乡下的月色朦胧,洒在庭院是一地的白,这样的画面,我也永远不会忘记。

如果说,八年级语文试卷里老师用红笔写下的“好”字,是种下的第一粒文字的种子,那么,十岁时第一次游记作文比赛获奖便是这粒种子长成的树苗。我对语文课本有一种爱不释手的好感,特

别喜欢翻了又翻,看了又看。初学写字时,我还是不会写作文的,有一天,母亲带我去了一个很远的地方,就为了买两本作文选。从此,作文选一直陪伴着我,教会我写日记,写作文,后来才有了诗。

我的名字叫桂花,因为在八月出生,古语有“八月桂花遍地开”一说,父亲便给我取了这个名字。虽然现在的桂花不分四季地开着,但在我的家乡,四季分明。

我很喜欢这个名字,但是也学文人给自己起了笔名。清晨的桂花格外清香,我即是桂花,便做那个在清晨早起的人,在所有的日子里,我都没有荒废光阴,而且没有荒废的光阴还变成了你手中的诗。

这些诗能够集结成册,印成诗集《流光》,有幸编入《东源作家丛书》出版,得到县委、县政府、县委宣传部、县文联的大力支持,得益于县文联主席包丽芳的谆谆教导和辛勤付出,在此表示最诚挚的感谢。同时,感谢所有使我的诗能辑印成册的朋友,感激之情溢于言表,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。陈老师能抽出时间给我写序,曾玉仿老师对我写诗的影响和指导,都让我铭记于心。再者,潘和老师愿为我的诗题画,实在为诗集添彩,也是给读诗的你送上的一份礼物吧。

关于你的故事
写在午后的夕阳
在黄昏悄悄来临之际
你化身美丽的女子
沿着小溪
踩着鹅卵石
一边哼着小曲
聆听潺潺溪水
那一刻
人世间所有的纷尘繁扰
远在蓝天之外

只有关于你的故事
是那样的不可释怀

下江南

■黄贵美

其实并非要下一趟江南
我爬过那么多的山
看过盛夏的星空
我涉过那么多的水
也看过海的汹涌
但还是要下一趟江南
坐一回乌篷船